

紫園草卷三

衡郡曾朝節著

序

贈景山黎君赴思南節推序

景山黎君令長葛賢聲方籍甚俄有中傷之者左遷  
長蘆一年所今秋督運入京師既竣厥事會

命下擢思南節推余聞之不覺躍然動色喜曰當事  
者固不終負黎君也哉今人懷忠信矢精白潔廉貞  
堅乃欲振頽起弊蒿目地方之急安所不當而撫拾  
已<sub>巳</sub>有務擠斥之甘心焉何不為此百里愛一強項令



也夫白璧不汚而人點之拭已則瑩完士無缺而人  
毀之論定則明故策足萬里之塗不能無噏噉及其  
出之坦夷優游周行乃何憂遠至乎蓋余與黎君為  
同年信君為溪又雅於長葛之政習也誠惜其志矣  
於其擢遂為是語賀之云諫議袁欽吾君則又謂余  
黎君真介然有以自立者也顧世路往往難耳操一  
意以游於世於以左券物情容有未合者乎涉世也  
熟然後知用世之果不可無術也黎君之自長蘆往  
吾是以喜其必有遇合焉欽吾亦與黎君為同年而  
同鄉之凡與黎君知厚者則相與屬余綴其言以為

黎君贈余惟士君子用世之有術非謂陰有機械於  
中而陽浮為長者以近人也亦非務偷合取容而謬  
為恭敬以籠世也大凡人之自繩也欲詳而其繩人  
也欲略伉厲峻特所以提身其於接物未嘗不尚渾  
厚也周慎詳密所以守法其於用法未嘗不貴平恕  
也往哉思南其視長葛體異矣上之所托以耳目乃  
固有不及耳目者焉下之所望以平反乃固有不及  
平反者焉然惟有是渾厚之度平恕之心見者既洞  
然眎之以肺腑矣繇以舉其職安往而不得其當哉  
君抱負不屑流俗意氣慨慷雖留落不少衰而奮然

欲樹功名於世自頃備嘗世味殊有悟於所以用天下者視思南且猶發軔畢願殫力將在所而宜則於余言其亦有默相符者乎乃欽吾喜其必遇合也誠非謾哉誠非謾哉

賀楊肖齋先生暨配郭孺人雙壽序

貞復楊君請告還羅浮五載餘乙酉夏乃入京師既至相見問無恙慰藉則問年伯肖齋先生曰家君幸甘眠食今奉之壯來驩甚殊不異其家居時適也乃莫不聞之而喜問年伯母曰某之將問行李壯也固慮家母俱既決策就道矣忽念諸子姪不能置中道

還願益強健遊子之得以其期來以此乃莫不聞之又喜久之同館與余持酒果語貞復請曰肖齋先生棄司訓歸第聞其杜門坐一室自郡邑諸大夫罕接見也泊然自守高矣誠一鑒顏貌聆謦咳所沾沾傾嚮焉於是先生不能辭余竊顧謂同館先生醇誠凝重動有矩矱貌不羨乎情而真意盎然是有道者與何其見之而使人鄙吝消也遂問貞復年伯幾何壽矣曰家君今年壽六十有一然則年伯母壽等乎曰家母壽六十余曰祝者之或於一謂數之初也有復盈之莫焉祝者之或於十謂數之盈也有復初之幸

馬初而盈盈而初自此至於頤期相與初盈盈馬則豈有既乎敬稱一觴以為貞復二尊人祝雲衢余君理館中故事屬余擇言曰吾同館兄弟之壽其父母也稱雙壽者不多得子尤不可以無言余蓋於貞復所得悉先生之行義云先生世居羅浮山下後稍徙惠陽專業儒有登正德丁丑進士者先生之伯父也而先生父為儒偃蹇然溫恭潔脩治尚書最精鄉里子弟多宗師之三子皆儒而先生其季子年尚少心獨竒之曰他日以先世遺經振必此子也未幾捐館舍先生年甫十三耳而力學為極苦憶其往所授經說

或遺忘輒伏苦號泣夢寐中多通之其刻厲皆此類比游庠校每試輒高等咸注目唾手第竟不第豈其數邪抑醞釀而積之於以駿發之貞復邪先生之為儒於諸書無乎不窺其所自得津津如也意一宗瀛洛要不失其大旨未嘗立門戶為名高今貞復之於學真切矣則先生殆夙授之哉母郭之父為郭處士前御史觀之後也歸先生拮据佐之先生所不治生為醇儒不至窘乏皆其力焉史節曰余蓋深有感於天道之恒焉今世號為宿儒跼蹐其業以求得當於時往往不儺其素則必以其子顯若持左券亦其精

之緼結鬱積固不得而遇也先生之手遺經詘矣以  
訓貞復輒用以發解東粵成進士高第為史官先生  
既去潮旋奉

制勅俱進封號游有加焉斯其所取償於天有爽邪  
東粵之稱名相首曲江公至語見道儒者則白沙先  
生為第一貞復自惠卜居曲江之上而望白沙伊邇  
焉則於二公殆有意乎誠有得於白沙而使秉鈞軸  
握化樞調燮參贊之業何論曲江公乎又將使二尊  
人者偕壽且偕榮也已用書以侑觴祝而獻之於先  
生

壽南宗伯林璧東先生序

某廁館職稱後進於璧翁先生是時先生已為禮部  
右侍縮翰學在講筵久顧愉愉油油下而與相語弗  
倦也某心識之曰方今流俗日寢以澆士大夫非敏  
妙辨智之難也難在得一長者渾朴博大淵濶而山  
峙於以表士習還之醇古則治有禪乎先生殆其人  
矣先生綜百家之言明於經濟匡扶之略至天文律  
曆莫不旁研而精其說與客坐夜分則指星象而示  
之某星明占法當吉輒相與解頤某星如何為某占  
時以寓目而寄嘖焉其用志如此先生歷左侍又數

年薦紳望先生且應夢卜曰旦夕相長者量恢恢乎  
無所不容也神識內朗外為一槩之觀而人卒莫窺  
其涯涘也長者相則蒼生福矣然先生即平居未嘗  
有疾言遽色特嚴於進退取與之節不欲苟以徇人  
而自污人有勸先生稍通於權倖者不則株守老耳  
先生曰榮進不有固然之數邪柰何變所守取此侍  
郎七年竟擢為南京禮部尚書以去先生亦遂掛冠  
行矣嗟乎長厚忱恂之臣用則斷斷休休茹納天下  
之賢智而寰海默被其功注目其柄而有或掣頓之  
穎露芒利而旋乃韜括之則精采迸溢而鬱結之所

洩必有不于天下于其身不于其自為而于其後之  
嗣為之者弗爽也先生不即相還漳江之浦選山水  
之勝於郡城北而築室焉第數過釣遊舊侶相抵掌  
浩然而自得也是使天下窺先生不越乎撰著論議  
金匱石室之間於先生之儒効未百一也古德有之  
偃聰明抱太素則寓形人間天地無累冲漠澹泊其  
神不竭是固長生久視之符也然則先生之躋上壽  
無疑矣先生之季子光璧君才藻器識蔚然足肩重  
而任鉅者先生歸光璧亦接迹成進士他日所措  
注張設未量也乘除屈信之數有識者已逆睹之彼

抑先生者能終令其子孫之不竟厥志邪光璧君偶  
余所舉士又為永之司理於衡為隣壤其便歸而省  
先生也適當先生之誕辰欲有所藉手以侑觴祝乃  
節鄙菲陋劣即言無當于先生安所追其責乎獨有  
感于出處之槩及其奕葉之盛掇拾其語以壽先生  
然

皇上方夢寐耆碩以共圖上理意良久走蒲輪海濱  
徵先生入

密勿乎則先生出而壽天下可也

二十五子四書窓稿序

今制試士先義其體沿宋而小異焉誠欲以占其所  
誦說言學則辨言政則辨主司亟收之庶幾用之效  
乎斯本指已然士方童習之天人性命之奧帝略王  
謨之大不難精言之豈其唯一貫未嘗不津津悟後  
語也豈其素注厝未嘗不抵掌天下事也我固以此  
疑士乃世之名德通儒鉅卿賢輔往往繇此焉出此  
國家所為懸之以羅士而士靖獻之先資自其素業  
安得不人人言之哉故惟有志之士華其言反而踐  
其實發之事業則為實用主司亦左券視其言矣今  
春余濫竽同考所得士二十有五人其始得卷也踊

躍以喜謂有天幸多奇穎非常之士比取其平日所就四書義而覽觀焉愈有當於余心遂評隲而梓之嗟乎諸君之言辨矣其亦能反而踐其實邪果爾他日能推而見之實用決矣有左券在願與諸君盟

贈郡伯見弦湯公入覲序

萬曆己丑春

上當受四方覲群長吏畢會先期各以其治狀上大宰聽考察蓋重典也守永州見弦湯公帥先其屬州邑行抵衡州而司理林君自楚校文還將代公視郡篆謂宜有詞登于軸贈公之行則屬不佞節稱舉公

之所為治永者代輿人之頌以不佞邇治境習公而於司理亦不能辭也不佞蓋嘗有槩於當世之吏治云夫其置郡於近甸內服冠蓋輪蹄旁午而輻湊於此有才守焉朝發一善令而朝騰傳之矣夕施一德意而夕響聞之矣何者其據上而司察舉者鑒形貌親論議而狎聽睹也惟恐其無才者也才則先且稔矣遠郡則不然日坐堂皇焦心於民所疾苦政辦治四境于于按堵矣急才者尚不得十之三四需其浹歲累襁茂實迸溢而涌出然後其聲問盡發焉才於遠郡者抑何其艱哉楚之列郡以什數而永為遠丹



陽見弦湯公用進士高等守郎署名籍甚未幾來守  
永州間過而禮不佞於廬次不佞私識之曰是其雍  
雍秩秩為德讓君子嘗欲有以下人者乎是其沉然  
若有所思憫然欲有所為而孜孜治理者乎是其奮  
義不顧慮周於民純誠密慎百舉百當者乎久之而  
談永州之治者率與不佞合其檢柙峻嚴矣至與僚  
采相要束期於共治不欲矜飭情貌而陰乖迂也有  
所行於民循俗而操縱之不以苛有所中於法內恕  
而貸雪之不以厲凡以生民也竭蹶其指畫斟酌其  
舉廢務便利上全安也在事者之期會一不當他或

兢兢中程不遑下恤以自容公曰吾何至以是為懼  
而貽苦荼不為此邦地也辨給於上與節縮於下得  
失有間矣蓋公之所以治永者大抵自其真誠不二  
精敏而行之有異於俗吏之為而永又遠惟公之守  
永既踰二年所聲實漸以積久用能信於當事名徹  
宸宇茲之脩觀

陛前而大宰旌異其功能為列郡風也顧不首及之  
我不佞則又私以請曰永之治於楚徼也山秀水清  
巖洞詭竒公不嘗觴詠其間乎使其勝不產於幽遐  
深阻之鄉而通都人士之共覩也所以重永者豈在

洞庭雲夢後乎然其勝固在搜奇耽勝者將一一爭攬結焉守永州者亦何以異此公不遠我永也治行先列郡而愈積久則愈翔洽更一再歲行

詔書徵馬永固公所為發軔地也覲畢蓋顯顯望旌旆還矣

### 賀嶰竹王公調永平兵備序

嶰竹王公以少叅分守上湖南駐永州久之當陟會上湖南分巡缺遂陟憲副就近補來駐衡州衡之沐被膏潤於其分守時也及駐衡而加親所與守若令相要束蓋不第繩以文法愉愉肫肫所宜興罷所宜

調劑傾誠而語悉意而盡不產家主人之訓督其諸子也間坐而視可與談者則復稱引古人之言抉玄剖疑壺壺而暢其旨主在以名理誘人於堂奧開啟流俗而振其昏志斯亦大賢以經術為作用注精神於風勸幾微默運人固不能窺其際也衡以四境歲不登偷盜朋起家有剽掠人無貼席公聞而下令郡縣夫不逞者孰非吾赤子不欲煦煦仁之哉小覺凍饑不忍而貪非其有加戕虐焉我有三尺耳其務得主名捕治之故剪盜於萌懲百於一法其甚者而餘黨冰解焉不縱為奸而亡賴回面焉以是自衡得公

若倚怙恃徼福數歲則終有庇乎忽奉

旨改命公備兵永平嗟乎公家重邊也而視衡輕於邊亦疇能為衡請命借寇一日哉同知衡州張君判衡州柯君亦重公旌旆之北依依戀戀若失其師保也曰吾等日祇承公之要束而耳其誨迪以能免罪戾于衡則何以別公相與造余徵言謂余曰君深於王公而能言王公之起於邊則吾等慰矣不佞節乃奮筆以復二君曰公西邊產也其於邊習矣公名德儒者也貞慤浩博明天人之故達倫物之紀當機而能裕善應而有執定棼解難保大戾遠所素具也公

即不去衡為衡人幸耳孰與邊圉之於京師動則與動靜則與靜需才急矣得不用公往哉邊自馬市之成弓刀不操割而鈍士馬不騎射而怯卒伍不戰陳而脆公往方將條上便宜補苴罅漏整刷弊廢預講於所不然沿邊數千里他日當賴公秉鉞定之屹然有長城焉則內地亦與有宇庇哉蓋安壤之烈南北不同日而語矣

賀嶰竹王公調永平兵備序

今制郡縣相轄以隸於藩臬藩臬又分道而治以親督郡縣日相臨也守主綏又巡主兵主刑稱觀察用

威明峻嚴糾繩不法者以肅治紀郡縣尤憚忌焉然  
此內地也兩畿既用藩臬銜分道郡縣間而北畿近  
邊日厲兵馬以謀防守為重地故尤謹擇博大通敏  
有宿望於搢紳中者破格而重用之蓋能於邊則茂  
績豐功著乎春秋為勞臣他日制閩本兵茲焉取之  
豈與內地晏然堂堂養廉明之望第勿擾而已者較  
論勲勩哉嶰竹王公者陝以西人也以名進士起家  
縣令徵拜諫議蹇諤之聲籍甚無何自大名兵備補  
少叅分守我衡永已又以少叅陟憲副仍其地分巡  
焉分守駐永簿書多暇守令見日與談名理民以靖

謚及分巡駐衡討行伍而訓練之明法飭令與吏民  
更始晰良別污獎廉黜墨人莫敢撓以私然猶左圖  
右史津津於學問過而與不佞節語娓娓六經之微  
辭多所玄解未嘗不竊嘆公之有餘於治本之蘊藉  
者深厚藉令肩重大批紛難何所不可為天借我兩  
郡者詎久乎哉頃果有

新命改山東銜移治永平永平去京師不數百里固  
畿服也而又近邊石畫之臣經畧其地則必有以計  
萬全者消弭虜患擁衛神京

天子不復北顧而憂蓋惟衡永不能盡公之才而急

以試之三輔莫不拭目於其展布焉是不亦遺之以  
艱大也哉乃不佞節竊以謂古人之於兵顧何必惴  
惴恐恐以憂叵測始稱萬全哉卻毅不說禮樂崇詩  
書乎張奐不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乎公神識  
內朗練於天下之務其於邊將不動聲色持箸而籌  
之所與士大夫日談名理豈與今日異也他日談公  
之邊略亦當於古人求之矣某等辱為公境內士兩  
受惠澤於公之至也不忍公去而又喜公將有不次  
之擢於其治邊相與屬史節詞而節亦樂道之云

白野先生遺思錄序

吾師白野先生既沒七年其子子裳語節曰先大夫  
自起家至左轄

天子所褒稱煌煌乎

綸誥其以御史守泉州也謠頌詠歌之什無慮數百  
流覽不能竟于浙于洛于秦揚徽述美愴離叙別名  
士賢公卿徃徃有作與夫墓祠之石奠誄哀輓四遠  
而至其體各殊咸備吾將彙次其存者為一錄命之  
曰遺思而冀太史氏之明其志焉節之嚴先生久與  
子裳同筆研所不能踵趾先生忠孝潔廉光明正大  
之風槩竊以負愧而子裳有意乎勤思先生之不朽

讀其所嘗論撰先生者如見先生焉此其孝蓋亦先生之遺風而節愈益嘆先生之善遺也蓋關西楊太尉震性廉所知懷金遺之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此即四知何謂無知或問開產業遺子孫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然自震至其孫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名族又數傳至佺期世世有名德焉夫惟以清白遺視暮夜之遺若將垢穢其子孫子孫享有其厚遺乃綿綿長也時乃天道歟先生之為左轄適在伯起之鄉以清白遺雅與伯起券合子裳思先生之遺與其

後世守之而不失安知天之昌朱氏不與楊氏並盛邪先生之視節猶子裳也景仰遺行凜凜平生書之亦以志吾思

安仁會陽里歐陽氏族譜序

余自京師持服還里中之明年安仁前無錫簿歐陽君某遣其子暨其族之子姓走謁余於廬次致其書請曰救族之有譜舊矣蓋創始於宋之崇寧乙酉二世祖讚再脩於我

明洪熙十一世祖邦禮至嘉靖庚子十四世祖志黃又增脩焉視昔寢備矣自今而遡庚子以前凡吾族

之先人可得而考見也自庚子迄今日又復五十禩  
矣不謀更續纂錄之將有闕略而不可詳遺佚而弗  
之知者乃欲指掌當年而派脉之各有緒也能乎其  
不肖懼遺則之荒墜而不承也遙遙世胄之弗晰于  
其委也則有餘罪萬曆癸酉春築小室成既新祠堂  
之制規畫稍有加於初庶幾乎萃渙之義矣歲以奔  
走佐劇邑斯役未暇今歸帥子姓薦歲事還顧而念  
固宜為爰即志黃公之舊接書之自餘微筆削終不  
忍大竄易傷先志今年戊子藁粗就願先生以一言  
弁於首使吾族之子孫知所為重族則亦世世寶之

馬方是時余尚在草土筆研廢不理以書復曰春暮  
除禫則可乎及期而上舍君復來始操牘塞其請聖  
人家視天下民吾同胞至別生分類斤斤不紊故古  
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  
繼統而周亦有小史定世系辨昭穆之序由漢晉而  
下迄于今氏族之志尤詳夫當世官世祿之時斯弗  
得而略矣後世矜尚門第視譜亦宜重然譜之重也  
豈以是哉孝子之事其親也齋明盛服於祭祀洋洋  
如在其上如在左右矣又或托之繪工貌其形容而  
時瞻對焉宛乎馨欬之可聽精神之可掬也然圖畫

所以譜其不可見者之似弗可遍而為也譜謀所以紀其可得知者之詳猶可遠而存也睹斯譜也瞿然而曰自吾父祖以上至於始祖是皆吾身之所自出者乎為吾身之所自出則凡吾所以愀然而思以祇順之者宜何如也自吾父祖之叔伯昆弟至於吾之昆弟姪孫是皆吾身之所同出者乎為吾身之所同出則凡吾所以驩然而思以聯屬之者宜何如也則又瞿然而曰父母生我以身也所從來遠矣能自立以光榮於父祖惟吾弗自立以僂辱於父祖惟吾柰之何弗思思則奮奮則敏是得之於譜者也是譜之

所為重也歐陽氏之為是譜也斷自始遷安仁曰搏者其上世自夏禹以來訖文忠公連枝分葉皆有據悉弗載焉文忠公以文章震天下名後世而犯顏敢諫風節凜然其不可奪倘君之世有若文忠者出乎則視會陽譜重矣

勅旌忠孝賢明錄序

節辛巳歲冊封使岷禮成岷王錫之燕如儀已復觴之樂善書院進止語笑雍雍翼翼若士紳然嘗從容問曰

皇上日勤萬幾顧猶御經幃進帝學講臣在列登延



有加豈非今日堯舜乎節對以其狀王愈色喜舉手  
加額稱萬歲酒數行王折節益恭媿媿譚說有槩於  
古今節乃咨嗟嘆慕曰王直衣租食稅制不得綜治  
民事藉令郡縣以前有君如此何憂不為治國哉踰  
五年乙酉撫按臣採掇國中輿論奏上王行誼之大  
可以風勸藩國禮部覆奏

皇上特降璽書所為褒異之者至渥仍勅建忠孝賢  
明坊旌焉又四年戊子王自惟念平昔凜行兢兢不  
自意蒙荷天語隆重幸甚無量爰騰寫所賜勅并省  
劄諸牘載焉曰寡人誠不忘

皇上之恩亦將使後人之繹思也使來謂節宜有言  
弁於錄首節惟古之國君以政為迹紀綱其務以化  
為神運於己有蓋化者行之積也政者治之標也君  
制其國能迹而神吁盛矣今州郡隸省條教畫一上  
下有攝遵承不怠厥有藩封間在州郡

天子用以敦展親之典歲予厚祿取不擾而止然世  
守其國晏處不移蓋古建侯之遺焉其惟賢哲席尊  
安而有遠思居宮壺而通群志淑德懿行日日以積  
國人化之矣斯以襄助上理答稱

天子毋愧有國不亦韙哉今觀王所錄內自郡王以

暨王僚外自鄉士大夫以暨民庶翕然歸德揄揚有  
詞徹聞九重賁於綸綍豈徒以侈美談重藩國哉  
自受封爵三十餘年貞醇終始濡染於人俗以龐厚  
即不涉為政化流四境矣不以迹治神運不測矣蓋  
條教之所不能強有司之所不及致也節每慨然嘆  
古今之制不同其治以人宗藩溺世祿賢則否斯亦  
兆國運之昌而自為子孫培無疆之慶也睹於斯錄  
可以勸可以訓後人之繹思有既哉

順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登極之十九年辛卯秋八月順天鄉試士屆期

凡尹臣體復府丞臣惟賢職提調以請

上命左諭德臣朝節右諭德臣琦為考試官既

陞辭入院則同考官中書舍人臣昌行人臣一龍進  
士臣九韶臣養廉臣金星臣成德臣邦瑞臣納陞教  
諭臣廷對臣統臣燁臣與德臣一俊臣好仁皆以推  
擇聘至相與筵戒即事而御史臣格臣元宅暨臣梅  
國楨臣彭應參譏防場內外唯謹於是進諸曹六館  
暨提學御史臣徐申臣詹事講先後所取士四千二  
百有奇三試之遵

制額取百三十五人并錄其文以

獻臣淺陋腐劣顧何足以得士稍稱

上蒐採幽側至意臣之始進也以章句今程士亦意諸士以所誦說發摠篇牘無爽足以知士乃士顧不可深惟夙昔受業為

國家所使成其器能而用之乎往代取士之典莫善於成周其造之也以三物教於其鄉及其德行道藝之成則賓與其鄉之所舉里之所選而進之以入官此所由能得士也

國家造士斟酌成周之法而用之自成均以及郡邑之士皆令各占一經其所誦說惟經若書及儒先之

言歷代之所記載諸籍而遂以此試焉蓋三物之遺教莫不具備知仁聖義中和此以迪之於德孔門發明中和之旨為足包統其蘊故誠知慎獨以致中和則士有至德孝友睦婣任卹此以軌之於行聖哲遺言之存所語篤於宗族鄉黨者非一要以不偷而已故誠由孝弟躬自厚而蹈之則士有純行禮樂射御書數此以游之於藝然射御書數末也藝成而下禮樂之文可考見孔子乃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故誠知求之於仁以為禮樂之本則斯須無非

禮樂而士進乎藝矣是

國家所為黜非聖示典要而漸陶於誦說者視成周之法簡切顯一有加焉頃幸

聖人在御握玄化規上理凝精穆清之上而孝治錫類懋建中和禮樂之極士亦已涵育有年微獨誦說已則所取士豈其與成周鄉舉里選異效哉夫士品之在其鄉也則有鄉評其登進而入官也則有官評官評或當或不當乃又有士論焉故舉士而與鄉評合莫不以主司為得士入官而與官評合亦莫不以主司為得士官評士論兩相符券而視鄉評愈

翕稱焉主司得人之榮又當何如哉臣之所評者此尺寸牘也誠謂其能誦說矣鄉評之合與否安從知之又安能必之官評士論哉雖然學者蘄以行之求士者用其學也何可不還踵而弁髦之為蓋士習口耳間耳詎必實體於身故窮處與潔嗜好不淄於濡染遭遇一旦情滑志遷百念焚沓遑暇顧其舊業乎號為敏給者則以敏給見譽號為樸直者則以樸直著聲號為負志節能自樹者則以志節顯名若以語於至德純行禮樂之大誠不知其何如其下也又以其身甘為小人蒙世所僂辱矣夫敏給者樸直者負

志節者此聽於官評士論者也孰與即所誦說益實  
體之能有得於身心不愧成周德行道藝之士所為  
士論重不尤大且遠哉臣故以此望士所與諸士相  
切磋終不易此庶幾得若人焉仰副

上寤寐側席之懷則臣亦有餘榮臣伏思之士之脩  
名易徼於士大夫之品隲而不能遁於鄉人之公是  
非何者其隱微詰曲聽觀真而難偽也故士論嘗參  
合於鄉評然後清議定焉諸士遊泳

帝鄉首善之區所不負

上造士恩宜為天下先臣濫以筆札評諸士而拳拳

用鄉評士論勉亦謂舉士於鄉固不得舍此而飾枝  
蔓語也

### 吳氏續脩族譜序

余同門友給諫南臺吳君請急還青陽續脩其族譜  
刻之既自為叙論於族之人而欲其心之相聯則謂  
余典筆札宜以一言弁諸首余不佞竊有槩於天下  
國家所繇昌榮久長非盡天也蓋必有元氣焉元氣  
滋息壯強在國則厚培國脉歷世而不弊在家則蕃  
茂其家姓代相衍於不窮故酌者之於酒也母務挹  
而注之而多為之材積而縮之停蓄醞釀於不用是

以日取而不醅以余觀於吳氏之族蓋所謂有餘於  
元氣者矣自漢元康間曰棟材公者卜九華山麓以  
居至於今漢易為唐唐易為宋宋之後為元歸我  
大明殆千八百年其宗系相承亦幾七十代而子姓  
益繁家世益盛然考于舊譜之所載見其流風乃皆  
朴厚龐固兢兢仁讓之意此即吳氏之元氣滋息壯  
強所繇昌榮久長者也南臺君為余言吾族之居新  
城里蓋得地勝周遭山色如畫溪流滌迴涓涓汨汨  
障之為陂清碧若鑑坐而臨之游魚隊逐可數也而  
九華山峰玉立戟排爭獻其秀且其中平廣恢豁膏

壤彌望耕者不憂旱澇而... 若無車路四方  
搶攘奔軼散流而吾族第居守谷口食具咸足則高  
枕而嬉遊豈嘗憂兵革哉吾族之幸托於此而綿綿  
奕奕也殆地形然乎然余觀南臺君自登第守奉常  
擢為給諫相習久矣而真誠樸質見而可洞其底衷  
至其數數言國家大體剴切而不激當事情而弗迂  
用之皆鑿鑿可行要亦稟地靈於九華偏得其醇醲  
之氣而朴厚龐固漸於其家者不能獨殊也歟今又  
以期於族人所與敦睦以心而不以貌恐恐然懼其  
沅氣之醅也醞釀愈久高賢異能之士且復彬彬接

迹而出則地靈詎又不以人增勝哉

壽大宗伯忠翁先生王公五十序

忠翁先生萬曆己丑秋晉南京大宗伯再踰年為辛卯七月始滿五十春秋丁丑會試出門下而仕京師者翰林曾生省中吳生臺中劉生郎署孫生王生大行宋生相與謀曰門人小子踈逖師門數千里繩墨之論光霽之顏濶而不得親稱壽之旦旅進階下頌述盛德以祝罔極顧猶舉觴之無從也則何以少陳一念及期而進之左右乎未幾南垣朱生以考績來六生以其意語之劉生則遂目曾生曰門人小子欲

有以効之於師門第以一言勒於柱石遠耳然非其自言之不可則吾子當任之矣然文信事先生於館中久竊有以窺先生之槩謂宜即日拜以為相則宇內禔福而相業固且未涯先生得冠發解東粵已而成進士在史館乃植菴書於第第所書言人言朱漬墨駁復讐數校無所不遺昔其不以爲正之流公復出蓋先生與文莊公俱產瓊海而後先生後先同符亦若其地靈兩鍾之其為詩若文導以於不竭之源而從乎其意之所如不可得而及也顧其爲人則天下莫不以為長者淵停山蓄退然若無所有口呐

不輕捨一詞其於接士肫肫油油若蓄其子弟貌  
不羨乎情而情濃至益乎其弗可去也乃至義之所  
觸奮然必為不為利害所撓方江陵相奪情留也嘗  
為疏將上論之節過而勸沮之曰吳趙二公已揭大  
義可且已及諸公廷杖猶以中止自憤恚不休固其  
忠志激烈不能忍世之所不可其不可奪之節如此  
也節以是卜先生之為相其冲粹醇沈必能茹納天  
下之才賢而使得以盡其用其貞介端方必能以正  
論自持定國是於可否之間使  
主無失德

朝無闕政士大夫無遺議於致太平不難矣朱君則  
語節曰先生之在南中小子識之矣凡所容接未嘗  
不飲人以和至於事關邦禮或蠹積官監鉅則抗論  
力爭細亦條列以請攝篆戶部例閏月予折色軍士  
謹譁必欲得米也曹司意亦惴恐矣先生若弗聞也  
者第出示某日領折色軍士迄如要束此蓋其真誠  
動人有出於教令詞色之外者予以相天下其所設  
施豈可勝道哉乃節因考丘文莊公之登鼎鉉其年  
已七十故其相業不甚炳著所以建立時無幾也今  
先生始五十公望之重蒼生延首而待大拜一日



詔下召先生入則文莊之所不竟者從容數十年固  
綽有餘日海甸靈秀之奇方於先生盡洩之以媿於  
伊周之盛而人士交頌焉又豈但門人小子之私慶  
哉萊蕪吳君聞節之語而躓之曰余亦先生門下士  
也曷附之致於先生

### 壽石峰翁七十序

石峰翁於余居同里閉儀部君之禮余也視其師故  
余之在里者三年翁數過余亦視余猶子之師也翁  
蓋有德而隱者也睹其貌聞其言詞朴茂真率猶玉  
之未剖於石也儀部君貴矣士大夫之與儀部善者

過未嘗不謁之於其廬也郡縣諸公之相接其以為  
封君而造之者足未嘗不相踵也翁逡巡應之一無  
改於其素焉有問於余者曰夫世之所貴於王者謂  
其質之美乃遂礪而磨之致其文章以成圭璋之器  
而薦之為清廟明堂之用故足尚也未剖之玉人將  
以為石耳余曰物患其盡飾也盡飾則無所復施其  
巧美忌其太炫也太炫則無所復藏其餘璞蘊於石  
竟剖見瑜終不能使之韜匿光彩而弗究於用也翁  
之為璞也至儀部君而成圭璋以嚮用於今日正其  
巧之有所得施而藏其所餘者不盡露孰謂其過於

質哉先是儀部君迎其母嚴於邸中者數歲乃遣人  
迎翁其至也會翁七十壽辰余賀之而儀部君則欲  
余以一言序士大夫之所為頌翁者然余於通家誼  
則宜別書於軸因送翁歸而復以賀焉夫壽莫踰於  
南山山之壽也莫如石翁以石峰自命蓋其德之凝  
厚堅貞默有契焉而余又以翁為未剖之玉玉固其  
能自壽者也儀部君固已振藻揚華自致於清廟明  
堂之上而尤孜孜問學務以鏗耀刊浮以無失其真  
淳之本質而脗合於所謂敦化者則玉之用要亦有  
不竭於炫飾矣豈獨其游膺

綸綍顯揚於當年哉其以三不  
量也翁之隱行其可書者儀部君業自有紀足可傳  
之人人余不具論第論余之所以壽翁者如此

賀司城新槐何君三載考績序

往新槐何君謁選寓都門其中表於余有連也則以  
何君語余曰何君在太學嘗逮事湛甘泉先生鄒東  
廓先生即未能步武青雲紹先人之志其才譎敏茂  
志氣異於衆人不終泯泯也殆將有厚就乎余遂得  
與何君往還甚密心亦竒其人其貌長髯脩幹而語  
必依於忠厚蓋澤於道德仁義者既久而又於愧吾

公之沒任家政身自鍊於劬勩震撼間智慮彌豁才  
識彌裕卜其能有施也及選得東城兵馬副有賢勞  
擢西城兵馬正掌司事以功陞五品俸級馬夫都城  
之內西賦領於兩邑以聽於大京兆其五方輻湊受  
屬而錯居附麗而成市者兩邑所不得領故設五司  
城而監察御史專蒞之方各異尚民各異性條教有  
所不得行而刑賞有所不得用威弛於格事隳於撓  
一不適於衆口議其後者相踵况能善於其職而屢  
薦剡乎又况能陞秩復久而以三年考乎君之為司  
城也則恒自念曰吾先人愧吾公嘗領鄉薦以祖母

春秋高謀祿養去而為今不酬其素乃望以詩書之  
澤遺不肖而今官此也獨不遵所以訓勗者若何而  
弗勉焉以自樹乎故其操執也以冰處甘也以藜羶  
之所群赴而擇於芬芳染之所易入而厲以介特顧  
其於應物也法在所不貸而恩常流勢有所難遂而  
情弗乖從容區畫其間事集而人安之政行而下無  
怨嗟此直指諸公所以數保任之而君以能有最績  
也既考司封例請

上褒及其父若母其同寮沈君輩以余知何君故丐  
言而賀何君余語諸君曰何君奉先人之遺教以能

其官而又徼隆恩於

上以貽榮於親此之謂臣職子道兩得而俱無憾也若何君者可以為諸君倡矣

賀丹臺林君父母褒封序

丹臺林君守深州三年考最銓臣以聞

天子予之誥褒焉為進一階所與儷而助之者有封其父若母具慶父之封大夫母鄭與今母徐贈封亦宜人封大夫以迎養在深儼然五品服拜而望謝丹臺前賀竟深之士大夫咸登堂賀賀以文余同門友謝君則告君曰能言深州之政者必里居久不敢為

私謁者也能為里居士書其政藉手賀必素知君習其行誼不妄語者也知君宜莫如吾友直卿而適還闕下吾將以是屬之還致之君秋謝君至熟數君之政娓娓不休則語曰子為吾書之斯所以為口惠之實余乃躍然喜曰士君子居則有實學薦于朝則為真士用則有實政列于朝則為偉臣恩綸之重錫於父母而知人之光錫於朋友吾安得而不解頤哉君所為塲屋之文春容博雅滿而發溢而流有當于先民之軌度而其為人誠醇貞亮肫肫孝友之行潔廉之操固嘖嘖為鄉人所稱述則其於治有如謝君所

更僕要於其素卜之豈有爽乎夫公家之所責於臣者實也臣以實効之則一利之興百姓為永利一時之勞百世享成勞獵虛聲計不終其任騫華觀弊不及其代故惟察舉之臣不責實而采名則効實者詘臣罔攸勸林君以文士顧鏟采而為德讓厲意而建美業問民所疾苦與之更轍嚴吏胥省供億慎勾稽屏豪猾絕干請歲饑則周行閭閻慰諭而賑卹之緩刑弛征以與之休息民得免于轉徙自為勸民易簡編刻而布之四境以化于淳美雅馴民爭相戒為善行訟息而盜止又闢書院進博士弟子作養於其間

親為之講說品校其藝業而指南之戊子舉於鄉者數遂倍曩昔凡此皆用實心就實事不欲苟且為名高耳聲實券合奏薦輻湊以承壞眷其以示勸獨于身邪頃四方多事西虜狂逞尤甚至不敢言戰皆以為在事者襲套為媚倖徼旦暮無實任事者致然誠若林君乃何憂虜勉之乎所以貽榮父若母未艾也

紫園草卷三終

紫園草卷四

衡郡曾朝節著

序

壽午堂大夫七十序

劉君清之既為戶部主事嘗以使事便歸毗陵省視  
尊公午堂大夫及來京師踰年大夫壽屆七十清之  
過余而謀曰澄守司徒署中不敢以私請即一酌之  
獻躬效于家大夫弗能也人子之情亦安所寄乎吾  
東望錫山路蓋數千里不可以卒至然今有飛仙之  
術乘雲騰空往來超忽且將倏而含香赴尚書之期

候而斑斕娛家大夫之側固日啖以瑤圃之桃飲以金莖之露不言數也何論稱觴之日乎先生雅談道術必有以授此其術何若願聞余謂清之曰君之有慕於飛仙也豈必身覲親之庭與諸昆季比肩旅進而繞膝下則親志乃暢子情乃得乎今夫父子在吳不能與俱吳在燕不能與俱燕形也當其合而不可謂之近當其睽而不可謂之遠神也今清之羈宦邸矣神則朝夕午堂大夫所矣大夫之於君豈不亦朝夕近哉夫飛仙之候往候來亦其神然耳清之于是語余先生之論神近固辨吾之諸昆季其及期而觴

家大夫也必有以祝之祝之則家大夫壽矣澄之祝家大夫也冀先生詞焉先期而上之則家大夫必喜而志愈暢神愈怡壽愈無量此所謂悅親不以旨甘延年不以丹砂者也余乃躍然起而告曰人情固必有所寄乎故至精無文也錯雜五色然後髓液得洩焉至樂無聲也和調五音然後勃鬱得宣焉君之欲余詞也是情之寄也雖然午堂大夫則可謂善寄其情者矣大夫自幼刻意于大業固必欲以用於天下已領薦於鄉屢上春官弗售謁選銓部得湘陰令湘陰濱湖號澤國則為築湖隄數萬丈以障水田沮洳

成熟民享永利邑巨猾積歲侵官銀至數千金搜得其弊竇窮治之積逋立完民免賠累其移守合州也州治前有山如火形亦號火盆山城中被火災常延燒至千餘家大夫曰山形主之矣忍坐視邪則為鑿池山頂考列諸水星刻石以制之改名曰仁勝自是火患頓息其為政大率寬刑簡訟興起庠校為士民孚戴後補鄧州名迹益起竟以疾力乞致仕兩州去而思之勒碑肖像焉夫大夫之為州縣著也不足以盡大夫之用而大夫志意之寄也及歸而諸子駸駸以文振矣乃清之成進士有名既嚮用大夫豈不意

得顧恬然若無有也杜門家居足跡不一至公府外無襍賓內無侍婢第與一二攝生家參究金丹之理曰庶幾長生乎夫人之適情一也寄其情於世味則世味常足以滑和寄其情於世外則澹泊之味固自有餘適而益筭增歲五行不能制焉然則大夫之善寄其情也倘亦即飛仙之術乎吾蓋不得而測矣

賀馬君考最褒崇序

化莫速於勸國家操勸之微權以牖俗而風吏則惟褒榮之典重哉蓋天下之化未有不以勸成者也今夫受命而仕自內以逮於藩臬自郡以逮於州縣各



效一官以處於其位豈少乎考課之法則以三歲滿而後上其績於天官以聽殿最天官書其最者以奏於

天子然後下

制詞褒焉縣令之於民親也拆之乎毫芒而決之乎食頃莫不欺蔽其心以愚一人而明智不勝聽焉一不當而議其後則從而繩之于以遠戾而弭咎未也尚能自致於察舉者以最滿書哉故考最一也外之視內常難縣之視郡以上尤難愈難則愈重愈重則愈勸勸其為令者欣欣而曰吾乃兢兢在職而蒙知

九重以及於吾所生乎其敢不勗勸其為父母者欣欣而曰即有子而才於令予以令秩乃不異銅墨乎其敢不訓勗若子勸令則令化勸父母則凡為父母者化褒榮之典其繫若是也歟四川馬君之令交河也既三歲上計而得最考遂有褒褒以贈貽士大夫之頌馬君者相與徵史氏之信詞侈而揚之以彰其榮史雲衢則謂植齋史曰某既嘗有詞著其所為褒矣今詞以累足下余不佞竊以謂士患遇其時肩其任無所短長以浪泯汶汶於世則世莫有廉之耳隨所秉職慨然思得一當以酬其素知之者惟恐其後

已馬君之以選貢為司訓於趙也市粟以賑貧民捐金以業貧士攝篆贊皇條議便宜振民所疾苦贊皇之民德焉遂請以為其令卒令交河既破格用之矣洎今而後君之所欲摩畫者得展措罄竭也革商稅省里甲脩學舍置學田立社學分建社倉以備預荒歉表揚節義以振起風俗暇又創脩縣志以為興革故實嘗條上十八議一一施行之焉其審編也數日而畢吏書不得因緣為奸貧富莫不感悅本之君以盛年敏練而負遠志不欲自限真念愛利其民自奉則若寒素耻以錙銖自點乃斤斤於治如此即古循

吏曷以加諸薦書狎至且將

召入陟臺省竟其所施光邵美業不獨令能

制詞之褒也曰蘆平曰豈弟於配王封孺人賢之矣至君之父母固不及三釜養所為賁之於九原者煌煌然

綸綍之耀燿式穀貽庥之美如揭日月而行雖以虛貴昔猶生受之也吾見君之益勸於治君之父母幽且勸而冀君於成也其於牖俗而風吏也勸又有涯矣有好為自限者盍以交河語之

賀宗伯棠軒李公三載考績序

蜀棠軒先生李公系出吾楚之公安自厥祖大宗伯公貴嘗數舉進士至先生駸顯為蜀名族然世世不怠楚也今先生用少宗伯勸講黼幄滿考奏績上特遣中使賜寶鈔羊酒仍

褒及其祖廕其子為國子生恩數優異所以隆啓沃親臣甚盛士大夫相與咨嗟羨慕且揣

上意必旦夕拜先生為相莫不引領

制麻之下楚之仕京師者則愈欣忭踴躍而造先生賀焉曰先生亦楚人也相足張吾楚矣有私於節者曰國家課功之典滿三年必考謂所受於官之職任

竭廢奉之及期而以所成之績書之於牘報於

天子蓋纒纒具也先生之為少宗伯第署字畢事出矣耳目無所勞於關白心思無所撓於厝注誠若閒而無所為者茲之考也

上所以禮之有同列所不敢望將所謂程其功者安在耶節告之曰先生功在天下未易睹也且夫侍從左右職任難鉅孰有踰於講臣者乎六官各一事事各一同事就於理即以為才才適其用即以為功講臣之効於

上者乃所以翊贊

帝學彌成

帝治也功顧不尤大歟往者

上日御 講筵講臣造膝而談經術即頃

靜攝 法官猶以講說進

覽不少輟也書曰德日新萬民惟懷始終惟一時乃日新蓋講臣日有所以切磋

主德故日新

主德日新彼營一職者難與論功矣節不佞歲晚而始獲事先生聆訓誨也先生蓋自其童時以奇聞弱冠登第讀中祕書綜緝臆博文字妙天下然以不善

宦偃蹇積二十餘年而後在

講筵猶若不屑屑卑卑去就之間者蓋其操持如此宜其能負天下之重而莫不望其旦夕相也李之先在唐有若鄴侯嘗隱居衡山已而在相位畫奇著烈皆於出山之後追我 朝則有若文正公西涯先生都下產也而亦自茶陵徙為相幾二十年周旋逆璫煽虐之日善類賴以保全久而愈稱其清節蓋二公皆以幼齡奇穎與先生同其李姓同皆至自楚亦同居亡何先生即相功業炳於當年計亦無不同也然先生遭遇

聖明方將登閱斯世唐虞之上與五臣比迹恐非二  
公之所能並庸書之以質於先生

壽李母梁太孺人六十序

李君本立丙戌成進士即還子舍踰五年始來京師  
仍觀政吏部今年辛卯梁太孺人滿六十某月日為  
結悅之辰本立度不能躬獻觴而祝之則恒南望瞿  
瞿大息焉曰嗟乎吾母念兒之未有尺寸監於官也  
使束行李北今違吾母姑無論昕夕七筋之進曠而  
弗親慶筵旦啓昆弟偕止豈其不念遊子越在京邸  
道路數千里也吾太史兄留滯大梁視吾猶密邇孰

其似吾緊獨處此同門友吳君允式輩聞而語太立  
曰人子於親惟務有以悅之知親之所以悅則當其  
近承懽左右悅也當其遠承順親志悅也本立不難  
繞膝及其辰壽有如壯強力足以宣猷樹業結知人  
主然而姓名不出其鄉里藻采不耀於國都第戀戀  
親側捧酌為悅耳親志豈悅是乎本立於太孺人蓋  
已有所以悅之者即在都下猶几席也一日本立以  
吳君輩語過而語余余曰是也記不稱孝之終揚名  
顯親乎然必曰立身行道何也身親之遺也奉親之  
所遺必有以脩之脩之而身立矣然後有可行之道

馬道行功建本其所自生榮名歸之斯以為揚顯而已矣世之語顯親者自一第以往據華近都貴勢邁會赴時以獵虛聲寧無所藉手為光榮乎其於聖人論孝之旨不同年語矣故親以揚顯為悅悅其能立身者也人子立身行道立其所為悅親者也余蓋聞太孺人賢又有所以成哲嗣者云其父壽官東塘公生太孺人而敏淑也以歸方伯五華翁貳家政攻苦茹淡善病而不憚勤至於嫡陳生翼軒先生母匡絕未嘗色忤性恬靜寡言笑臧獲有小失為弗聞也者生平不見有喜愠之色連歲饑遍煮粥食之多所全

活有負金錢者輒焚其券掩骼瘞齒施漏澤恩甚眾以是鄉人誦佛號祝太孺人者日以數千計夫以太孺人賢行比於傳記所書殆莫之能軒輊焉本立筮仕居京師勉旃所以立身行道者于以駿發大業懋闡鴻名徼惠主恩洊被

綸綍昭揭太孺人之行赫奕寰宇施於百禩無窮已也則惟在慎脩哉惟在慎脩哉

尚友軒臆言引

歲乙丑節聞大學於程天津公公受業王心齋先生

間亦多所自得方是時在家食有間畧先君延公於塾相朝夕獲問辨焉踰年公去衡州節益杜門自求之靜嘿盖久之而若有所啓因取大學舊本加細繹焉而渙然不復疑於孔門授受之旨又十餘年同志見督語之所不能竟盍筆而存之相商確既成同年友益齋伍君語節曰子之於大學勤矣今所傳本字文有與石經本異者顧可不併研其義乎節領其語不遑增定今年春京師同志為講會節幸相從上下議論退而自著其胸臆凡若干言則遂即所為大學舊本數條稍復綴以近見而合為一錄又以俚作一

二附焉嗟乎說之不能一久矣節之鄙愚何敢自以為是錄之庶藉手就正於有道尚冀同志共切磋或它日更有進而得要領乎乃為不虛負云爾

### 職方攷鏡序

初盧贈君輯地輿一覽以見志子子才竟踵成之於為庫部之暇改稱曰職方攷鏡盖視初輯備矣史節論著之曰志之於人也其猶之種乎勤苦而穫之收之廩不遽以食若無用也者及逾歲而漬焉播焉耕耘焉收入羨溢食給而用有餘夫旋收而旋用之孰與積之它日者多也贈君學成而不售慨然四方之

志抑鬱而不得展稍稍寄之筆札以授之子子才不  
遽以行之於令高安時也司馬署中加裒訂焉今讀  
其編攷方域山川則思我

朝幅員之廣古今沿革之槩攷人物地產土風額課  
則思景行之可仰民生習俗之異宜物力之不可竭  
攷邊圉之防漕河海運水利之要機乃皆參稽於我  
明典制諸書鑿鑿乎其可張設施行也是何贈君之  
善以不用積之而子才之善成先志以自為用也誠  
究子才於用則種之用博矣子才有至性雅志經濟  
之畧若茲刻可睹已且足傳之人人一攷覽而莫不

犁然具焉惠又有窮乎哉

贈仰芹馮翁擢河南大叅序

年伯仰芹馮公自上谷備兵使者擢叅豫藩余與用  
韞宮庶順天所具士某等二十有三人謀以言贈公  
之行儼然造而請曰蓋聞地以人重人亦以地重上  
谷控扼幽燕為

帝京門戶其西則雲中虜所常出沒也南越天津四  
百里而近比者遼左有震隣之警徵材官具餉糗朝  
不及夕而公以一敝鎮提衡其間咸民拊士繕城堡  
伏險隘罔不飭治狀聞



天子既為加祿賜金方懋乃績倏而易之夫豫寧與上谷繫緩急而以借公且以歲事之不易也虎符魚書絡繹旁午而上谷人顧安公若慈母夫以重地當重時得重人

天子即信重公胡不遂假中丞節鉞撫之而以豫量移是自輕門戶而撤所恃也公嘗以豫臬移上谷得矣在今日乃反不重邪余應之曰固也亦知所為重豫乎夫上谷當邊徼要害歲虞虜將士披甲胄而卧其大夫日討軍而待之慮無不拮据吏民之上以幾旦夕之安此其地重也而得人則地益重豫據天地

之中稱隩區倚險于外以為藩居恒無狂狡之虞而一旦有事且以應天下四擊輕重關天下耳目而瑕釁未發將以建威銷萌杜漸防微苟非其人急之則擾緩之則弛此其重不在地也而得人則地亦重且夫倚地以重人與待人而重地也詎可同日論哉自關以東無重巒之限土膏壤沃民不習兵豫之得安枕而卧者徒以潼關為之限也虜與賊方且構禍于西一舉足則關以西盡城守而禍必中於豫軍與日急糗糒不時缺伍損餉在在而是逆賊首發難陳又襲是迹而動壅而不潰其與幾何毋寧茲環而列四

封者且又

天子之昆季叔父也廩餼稍緩輒攘臂而誰何以豫之為天下胸脊而囂謹詬誅彘牙萌生是用假公重稍綜治之夫上谷誠門戶地節使所從往來也閱關視師無日不下車舍人不休傳而事以蝟集公以窺解

天子若曰庶其以通才假重方隅抑亦可以綏輯而鳩吾民乎建威銷萌杜漸防微緩急不失節而為關東保障翳維公是賴惟時成周奠茲東土周公畢公寔司保釐一人以寧光武北狗趙燕則有孟津將軍

異寔董銳師廓清河洛而峭底授首以彼其時遭家多難草昧劬勦其根本之不遑恤而豫以為憂非腹心重臣不以畀誠重之也

天子既祇命公以二公之事公亦永念孟津之遺烈紹服而顯揚之使四戰之地隱然長城以無忘峭底則豫重矣公之先弘農君父子同時累二千石奕世顯庸人以比萬石君彼直父子二千石耳公既游膺簡命少選佩印建牙還為重地重而宮庶勸講

帷幄為親臣將筦樞鑰叅密勿政父子師師以倚重我王家並前之顯庸而加之以令德保釐弼亮之勛

豫實始基之其于以為公重顧不大歟某等乃逡巡再拜謝曰命之矣夫習馮翁者莫宜先生因書為贈

### 上湖南會館錄序

自余會試入京師衡永郴例舉鄉會在京者首事覲大夫悉佐其費又資會試卷金無不及焉鄉誼聯屬比于同郡同邑以俱為上湖南道也然各道未見有如此聯屬者本之土風素厯醇相漸漬而然不得變也各省之於京師凡郡邑多置會館都城內外碁布星列投鞭弛擔獲即次之安入國而問有東道主聚其中喜相慶也患相恤也事相謀也旅食宛骨肉

之依矣殊以為便乃衡永郴曠缺而不舉欲為一郡一邑計又愈難也丙戌春余偕益齋伍君金簡曾君首事為鄉會遂諭於諸君曰上湖南之誼不啻同郡邑矣顧不可合置一會館乎請今年姑母為鄉會宴以其金為會館絰始他樂助者多寡聽維時會試諸君慨然斥卷金助焉事既有緒已何余持服却還里中歲已丑冬趨

闕下久之德玉盧君復至自祁則相與計所以襄前議者而數不果今年癸巳春始克協于吉卜得稱曰上湖南會館云已約德玉盧君洞陽歐君集里人落

成咸謂宜有錄錄捐助之名氏與經理館事之款段  
諸契券等備載焉以無俾遺佚錄宜有序序其議之  
顛末以告於方來節不佞幸徼桑梓之庇不遽引去  
館竟告成事可藉手付之後賢落成酒行不覺相顧  
而色喜因前舉酒告吾里人曰世之漓也在同產同  
族有胡越視之矣况同郡同邑乎又况各郡各邑乎  
聯一道於館中是惟土風之厚所望於同里惟無忘  
土風勿以澆漓散厖醇而已夫厖醇者人之本情也  
貌至而情不至非厖醇也精神乖離漠不相關如贅  
疣弁髦然尤非人情也情之於人蓋亦譬之桃李矣

此一樹也其初二本分枝於彼附着於此氣脈久之  
而混合若出一本焉花實各殊不害其為同枝連氣  
貫安知其為異館之偶植此也預有合異為同之兆  
不失厖醇本來之情以與兆符則所以瑞吾里人者  
當未有艾矣瑞別有記錄成爰述所以告今日者冠  
其端

### 刻成賢選序

往余分校禮闈典試順天嘗與共事者商所以收士  
務醇正雅馴不詭于先進顧士習之騫奇風靡靡焉  
日下矣意有所欲逞不忌其誕而離經恣其所偏嗜

勦異說之謬悠以傳訓言而忘其頗也其濫觴也遂  
有不能竒而欲竒務為難通之意鈎棘之辭焉則柰  
何收之哉夫收士收才士也才士而習為竒棄之則  
失才士收之適足為士習倡而世又以此譙責收者  
故莫若正士習於未收士之先去秋余辱有成均之  
命主造士則士習之正何可舍今日而不圖首進諸  
生語曰士誠竒之驚乎夫文者心之標也心正則文  
體從心矣故竒正之變也文姿態萬變以為竒變無  
害為正也又竒正之邪也文狂肆竒邪而傷法邪乃  
戾乎正也尚竒者審矣於是季有考月有課必醇正

雅馴不詭于先進者亟前之焉竒而不經與不能竒  
而欲竒者劣而懲之督使之改焉一試而士之趨若  
矢之赴的矣久之而中程者率若一手矣余復更進  
諸生語曰士誠弗竒之驚乎夫文者人之占也見其  
文而行業徵此矣故文之風骨峭竒者其人剛而有  
執竒非無當也文之艱險鬼僻者其人陰私變詐竒  
以為窳也人無貴用竒矣至是余既與諸士切磋久  
而意他日之見收即曩日余與共事所欲收也凡考  
與課在高等者俾刻而傳之題曰成賢選云

壽岳村劉公六十序

岳村劉公歲乙未壽屆六十正月十六日為懸弧之辰竹溪王公將持觴往賀馬過而請於余曰美纂組者所以華于觀美語言者所以華于聽美儀節者所以華于交美金石者所以華于久公之誕降日賀客前為壽筐篚以纂組慶祝以語言周旋以儀節則美矣華矣然而不能久也誠得美于金石者托馬陳說以大義亮節侈稱以榮名令猷美則愛愛則傳當時誦之後世述焉其美且華也不猶愈於筐篚之在目慶祝之在耳周旋揖讓之在前為能垂之於無窮乎公某之外兄也願先生留意焉余告竹溪公曰夫余

非能美于金石者也則何以華于久公誠欲華于久也則亦莫若自為久乎竹溪公曰何哉先生所謂自為久也者余曰自為久者自為壽者也自為壽者在壽君壽君者在壽國竹溪公竦然曰願先生試言公所以壽國余曰公之守備留京也

皇上予之

勅使監視兵務外與勲臣掌守備者均禮大司馬參贊機務兩府則相與頡頏其間以與于軍國之重計故守備之在留京其犬牙相制無內外一也其僚采協同無長貳一也公之於國其托重若此惟無愛

皇上之心則已矣誠一念不能忘

皇上也奈何而不思所以計畫於軍國之所當脩舉者相與合志併力以豫於恬嬉無事之時乎頃

皇上孜孜以東事為急方

慈聖皇太后聖節羣臣稱賀竟復於

皇極門煖閣

召輔臣語以邊事之大不啻再三

上心所注意東倭必受要束羈縻內附在江以東萬萬不足慮然事變何常之有且

皇上業已命之備矣無所不備之謂豫無所不豫之

謂守能備則能守能守則留京若金甌之固

國家享萬年之安

皇上有萬年之安勞臣亦與有無疆之慶所夕有

詔名公還

內廷操柄任事所以保愛

聖躬埤培

聖德無所不盡力則愈有勞績以能仰稱

隆恩日奉

殊眷天下默受旋轉之恩它日太史將大書特書以勸于方來孰非一念壽君壽國之心所致哉故自為

久者語以其心不忘

皇上而

皇上亦愛幸不置若自以為久也自為壽者語以其職守切萬年之慮而榮名令猷亦昭示於無替若以自為壽也彼徒受享其身奉之若驕子昧乎勞國之義則所云壽即百年等俄頃耳余不敢為公道亦不欲以是溷於岳村公

為徐蔭軒王孫書莫愁湖二詩引

初余來金陵雅慕莫愁湖之勝思一遊鄉僧朗來謁余過之淨業堂乃太和境內因與朗登勝基樓嘆曰

湖景佳矣莫愁妖冶婦安得污此湖也遂問朗脩持即景說佛作詩示之謂曰此公若其人行跡又當以異人重不則詎反愧婦人耶逾月而門生侍御柳賡虞民部林對江韓雲陸揚言者邀余為湖心亭之遊是日風急竟暮已謂不可聞榜人飛觴堤岸良久不覺月上而風亦靜四君喜而請余登舟且行且酌亭在咫尺坐而愛其清虛之景水月交暎有詭謂廣寒有詭謂水晶皆逼真焉余既為五言直述其景計再至湖樂應常如此夕臘之十二日余弟信卿北上餞送勝基樓面有別離之色夕無卜夜之歡流



覽湖面水光斂媚山情如妬亭榭宛在風月不殊無  
復曩昔之可樂矣始悟樂者生于心者也離悰不暢  
未免愁思况榮辱毀譽之感其能對之而樂耶甚矣  
人之貴自得也三遊愴愉異致主人蔭軒君皆不與  
今春仲余始獲遊君之皆春園于宅西語次及於湖  
遊且以冊徵詩春來雪逾月寒甚未為詩姑書前詩  
以塞責它日倘並遊而樂湖山之靈亦必哂余奈何  
而不向主人醉歌哉

贈春涵車君擢守福郡序

春涵車君再為令起也為南膳部郎愈有名福州守

缺銓部謂郎無如車君才力在官城劇繁即才  
然非盤錯久不數效殆難惟車君之於是車君捧福  
州檄行同曹郎脩例贈以心言於車君同里有世  
誼且諸君屬之矣於是乎言有語於余曰守令等綰  
民事耳令卑其於民近近則事無細大造於庭親稟  
決焉一不當有諄而出惟上之聽之何則卑固易踰  
也守尊矣董董以大體端臨於上鎮之如山岳凜之  
如威神上下莫有撓之矣車君不難為令於守直擬  
之也乃何虞福州劇繁哉余曰守易於令固也當其  
為守豈與令異心哉而况於劇繁乎守之於民遠也

意欲有所行於民而常以令格故難在馭令夫令不一也賢令又不多有其有所喜也不以惠好其有所怒也不以苛責知其賢厚遇之汲汲而誘進之知其不賢勸導之多方而操縱之日以真精神相流注而闊畧於文法體貌之外固有默而喻競而趨以共成此美業矣福州為閩首郡難不獨馭令也又在期會大吏之所輻湊冠蓋之所徵遂未明而候於此又復走而赴於彼惟恐其不給也至暮而不得休一日之內能幾何時而在堂皇治民事乎又能幾何時而教及其子弟乎故惟在寧定其心志慎用其精力夫然

後本業脩舉應接倉皇而常裕蓋治民事教子弟本業也參承應接末節也有餘於末節而本業不暇問津津士民之謀而忘上官之期會毋亦心志有未寧定精力分於多用歟學道者於此境躁而益恬愉事至而若無事晝日之所注厝退食而思惟之它固不以置於念也若是則應務有餘閒物情無所不宜古人之於功業道亦無以易此矣然則車君之建監其將以福州為發軔地哉車君以聲詩稱於南中與俗吏異其以守往蓋無俟於余言也而言之者夫亦曰諸君既屬之矣

賀張母屠太恭人八十壽序

節方以入 賀

皇上萬壽戒行李侍御定宇林君與其鄉大夫之宦寓南中者咸過而告曰吾鄉大京兆約齋張公母太恭人屠氏秋九月壽躋八十吾兩粵用鄉誼將往賀誼脩祝詞以為酌者之藉敬以請即有行色業先期聞掌故矣往近江張公嘗令衡陽垂遺愛於約齋公叔也又里壤接連義姑之奇節姪行與公之先世皆用循良崇祀於其治邑亦飫於耳目又其於以祝太恭人也固喜而為之詞且以塞請有客問曰子之入

而賀

萬壽也有如

皇上召問天下孰為最壽祝壽者宜何取焉臣節即置對曰臣惟壽莫壽於天地奠於天地之間者惟山嶽乃與天地同長久天保祝君曰如南山之壽是也然南山之祝誕耳惟真仙含和葆真以與天地並存夫真仙安所在哉其惟聖人日新以為盛德富有以為大業盛德大業與天地同流上下南山不足喻其壽矣臣敢以日新富有為聖天子萬壽獻客曰子之壽

皇上有詞矣敢問何以祝張母節曰壽有五有天壽有德壽有福壽有榮壽有以衆壽壽太恭人今年八十所矣其精神不少衰也其齒與髮猶若未八十也是其尺幅豐也受筭於天若獨以厚之也故以天壽者人莫能窮其筭矣太恭人之系為名族其諸父恭蘭公也天性靜泚慈孝歸拙逸公而侍姑疾方娠約齋公艱扶掖則數飲墮產藥幸不墮然亦病甚姑聞之驚曰必爾寧我不生既歿而拙逸公成進士不色喜以為不及見也子孫以品物養曰姑不得食吾不忍食其賢孝若此夫有餘於德者有餘於壽太恭人

之德吾不得而殫述之矣壽豈有艾乎方義姑之存一綫於今日也其子若孫不啻盛矣太恭人之子四長舉辛未進士為戶部主事次即大京兆公次癸酉舉人寧國府同知次己卯舉人孫亦十二人一己卯舉人一甲午舉人凡勝衣冠者皆彬彬庠校彥馬生人以多子孫為福其子賢其孫又賢約齋公方以勛伐樹於旂常太恭人日歡然而睹其盛其志益怡其神益王以福增壽以壽履福孰並之哉拙逸公為戶部主事考滿封安人已又以大京兆為推官考滿加封太恭人榮矣大京兆自今階累秩

天子游

錫綸誥進封母太夫人太夫人即愀然念姑未忘乎身都顯榮壽亦襲沓而至相與無極視彼以善養者枯槁山澤自相迳庭也故以榮壽壽於榮矣諸公觴壽之旦莫不登堂而揖約齋公曰里有壽母閨閫之令範士大夫之美談也願以一酌獻太恭人太恭人受之矣乃大京兆拊循舊都若慈母於子大計畢抗疏而為百姓請命

天子至再都人士亦莫不歡呼而願太恭人千歲也夫合衆心交口而祝太恭人壽天之錫以壽宜何如

我客曰子以五壽祝太恭人固當盡書之為兩學士大夫口惠之實乃書之

余學士集序

學士幼峯先生集殺青竟授節讀焉節喜曰可得而聞者名也不可得而見者人也讀茲集乃見先生焉先生雅善碁四顧目中少有與為敵者然碁亦若用兵者爾有稱曰某能將兵數勝才將也某之勝某以某陣絕奇夫稱將若是止爾當其戰以法布勢以巧鬪捷緩急在心機動神運能令觀者駭愕嘆息不能以其狀存於異日有據而可傳也碁之疲神苦思料

在著先筭超意外局終客退不復記其所以勝矣孰  
與茲集之能托於不朽也歟節嘗學為詩矣派從擊  
壤集來景之所觸即為見解興發情至無復雕飾亦  
其初入主之不可移易勉而為古不能江門先生欲  
以堯夫兼杜許之乎其於文亦然苟可以發摠一得  
即工拙不暇問受性質野不知有粉績冶豔之好長  
而効人愈覺不類奈何語於詞執之林乎今先生之  
詩雄渾沈鬱繩墨漢魏裁之以體不以情趣流失而  
傷於易程之以律無一字經生口吻以趨於纖細卑  
弱甚矣先生之嫻於詩也文亦先生之手談也神閒

識朗從容一枰之上而有餘思所蓄貯者厚故辭而  
裕所淘洗者精故華而整蓋先生之於詞亦其天性  
所耽嗜者在此矣自其家食稱詩名在才士墨卿間  
即不高第而在承明著作之庭已不泯泯既而入翰  
林久詞固其素業乃益探討當世淵博矣著作之盛  
可量乎詩若文共三十卷集之行為萬曆乙未其夏  
節獲論著之也

覃氏增脩族譜序

按南郡覃氏唐乾符自山東避亂白茅山居長陽又  
自長陽遷居朗亭傳二十世子孫繁茂世有簪纓舊

譜頗詳之矣今諭吾臨武學春宇先生又自朗亭分  
居長陽則自今子孫之居長陽者又以先生為始祖  
先生慮世久不知長陽之出於朗亭也朗亭之本出  
長陽也既錄舊譜復增脩之而使知同之異異之同  
令有考焉合族睦親之義不亦勤乎余姪廷模為先  
生門下士謁先生還郡進曰伯父即東裝北上急幸  
於覃氏譜書數語以訓其後世斯先生之重有屬於  
模以勞伯父然余於先生里壤遠矣雖然亦楚也楚  
人而楚語後世必用吾言睦親之道在於身視其親  
人之於身未有不知痛癢者也天下本吾一身況於

一族之人孰非吾之身乎知其為吾之身有不知族  
人之痛癢乎知族人之痛癢然後能睦族能睦族然  
後謂之自愛其身自愛其身之謂仁自仁其身之謂  
孝仁孝之理孰非人心之本有哉請以是告覃之後  
世以復先生

茶陵馬首劉氏重脩族譜序

人之生於代間豈與蟲魚鳥獸之生異乎哉蟲魚鳥  
獸之性皆所謂萬靈也而不自知其所以生孰為之  
先而為祖為父為母孰長吾少吾而為兄弟孰吾生  
之而為子若孫蓋亦有知之者矣終謂之不知惟人

也不然其心天也吾父吾母也慕戀之不解於心吾兄也無不愛兄吾弟也無不愛弟吾祖也無不愛敬其祖道述其先祖之遺事欣欣如將親見之也與其踈屬遇視與其姻戚遇情自有間焉何者天性然也惟人有人之倫也然則譜之自吾父祖以及於祖之始凡為族之尊尊幼幼罔不畢載一披覽而犁然具焉其亦睦親敦倫之首務所不可後也歟茶陵馬首劉氏之有譜舊矣自始遷以逮于今子姓之蕃盛門第之穹窿德誼之蓄積爛然可述往在都下余妻之叔東吾與余舅必舉必學必騰以其族之書幣來而

告曰前相龍湖公吾馬首壻也自南銓歸嘗序吾譜今屬序幸甚勿辭踰三年余亦自南銓歸趨

名命行有日於是乎言夫祖一也自一而枝分派別代更世遠至有並生其時肩踵接不能辨其貌呼其名然則同脉一氣將與殊姓異氏巷聯隣比者等情誼邪故譜所以合其不一者以本于一親愛之情油然而動顧盼之私雖踈亦親彼其非吾族也其初固同一父母而受姓既岐氏非一族自不得而強合焉系今譜具因譜考系因系生愛故愛篤治于分明今明治于族辨然後知譜之不可不代脩也馬首之



續脩于新謀君也繼閔朝欽朝鑑諸君汲汲皇皇務  
成其志既增綴之而即鋟於梓將使孝弟淳風不獨  
同胞之切徙居久遠亦懷本源之思用常理卜之劉  
氏其勃興乎猥云世季古道希有忍于至親如胡與  
越天亦厭棄之諒非所以語於劉氏也

紫園草卷四終